

冰心



冰心日記

冰 心 著
王炳根 编

首次独立面世的冰心日记
以时段的方式

展示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生活
时代变迁和人文景象

这是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

也是一部当代社会变迁的真实记录

它对诸多的文化景观做了立此存照

也显示了作者从生活到作品的奥秘

它体现了作者晚年的艺术观念与批判精神

更是一位百岁老人的生命绝唱

作家出版社

冰 心 著

王炳原 编



冰心

日記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冰心日记 / 冰心著; 王炳根编选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9

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

ISBN 978-7-5063-9731-5

I. ①冰… II. ①冰… ②王… III. ①冰心 (1900-1999) - 日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49100号

冰心日记

作 者: 冰 心

编 选: 王炳根

责任编辑: 袁艺方 王 烨

装帧设计: 意匠文化·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河北画中画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460千

印 张: 31

版 次: 2018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731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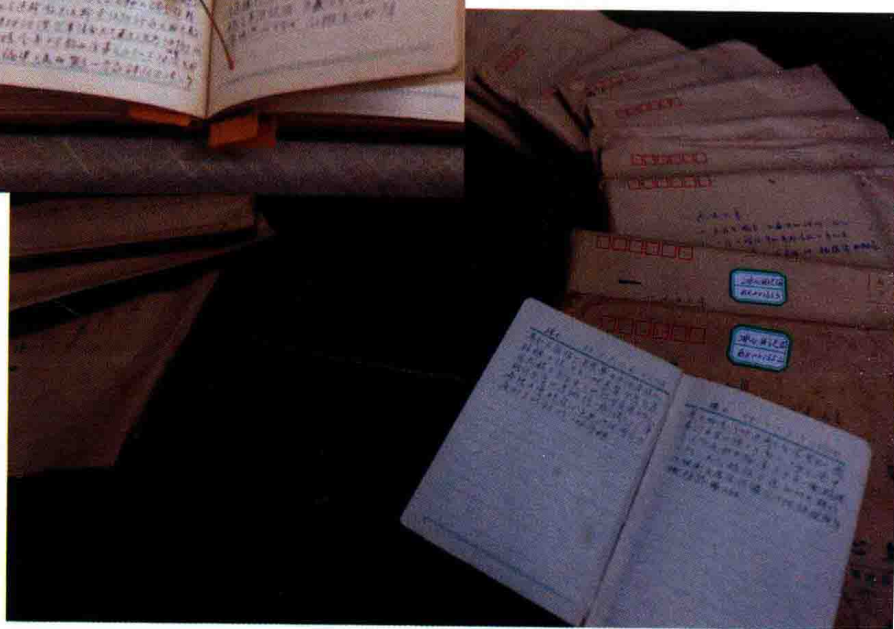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49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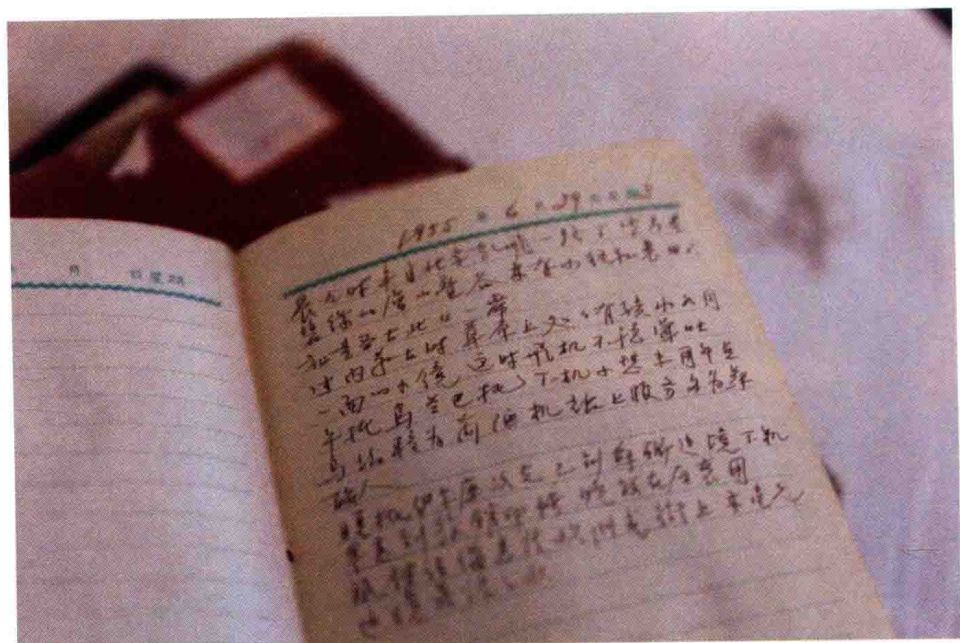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《冰心》油画（王晖作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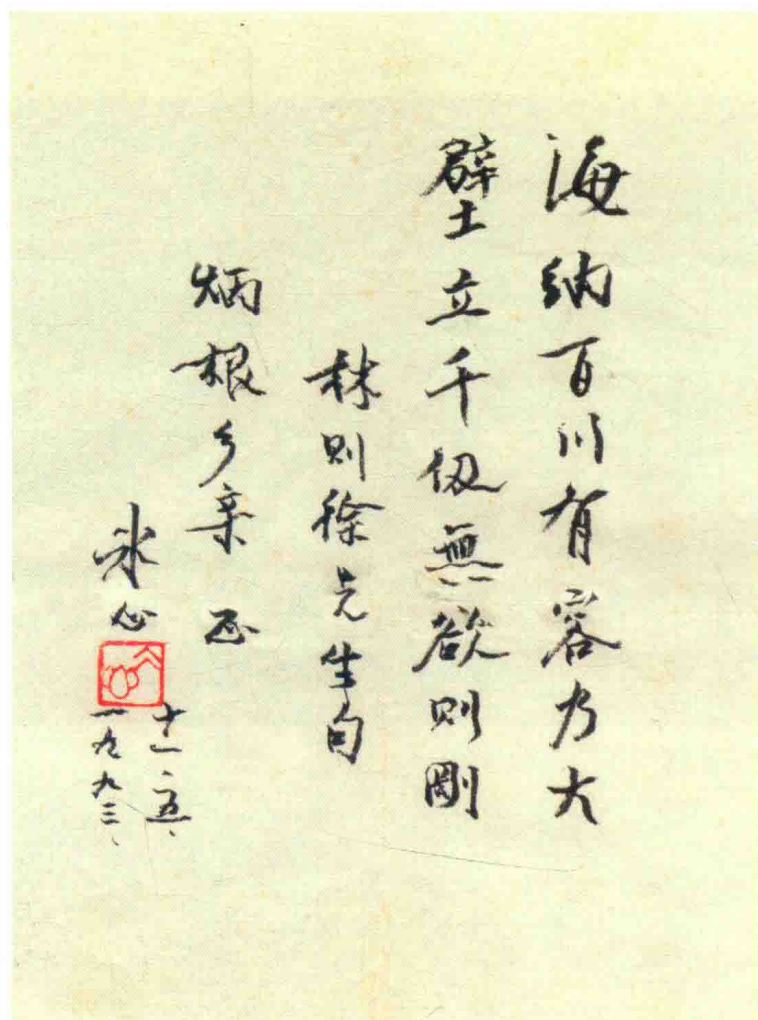
冰心的日记本



日记手稿



冰心与王炳根交谈（1993年）



冰心赠王炳根题字

*文中图片由编者提供

冰心日记刍议

王炳根

首次独立面世的冰心日记，以时段的方式，展示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生活、时代变迁和人文景象。这是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，也是一部当代社会变迁的真实记录；它对诸多的文化景观做了立此存照，也显示了作者从生活到作品的奥秘；它体现了作者晚年的艺术观念与批判精神，更是一位百岁老人的生命绝唱。

读着这些日记，从平静、到沉思、到惊叹、到心悸，难以自己。

（一）精神的脉络

冰心日记清楚地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。对于四十年代生活在重庆、五十年代初才从日本归来的冰心，她被告知“思想需要改造”是在1953年的第一次文代会上。那时她对大会主报告中的用语、词汇十分陌生，比如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，比如文学创作与党的关系是齿轮与螺丝钉，还有描写英雄人物等等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、要学习马克思主义、要改造世界观，不仅是像自己这样的人要改造，大会号召每一个作家都要接受改造。“思想改造”这个词对她极其陌生，如何进行“思想改造”就更在云里雾里，但她想，既然大家都要改造，也就跟着改造吧。

冰心日记中没有这个思想记载，但她的笔记（笔记暂未整理）却

是清楚地显示了。这时的思想改造对她而言，还仅是一个概念，尚未见之于行动，所以，在反右之前的“旅欧”“福建”与“江南”三个时段的日记中，均以女作家与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，开会、活动、参观、访问、视察，她在国际舞台上讲话相当自信，行为也很活跃；在国内的参观、视察，客观记录，且时有批评。

这一时间段，冰心处于观望状态，对于自身之外的生活，基本是个观察者，精神空间相当独立，甚至时露锋芒。比如，江南日记，南京、镇江、扬州、无锡、苏州、上海等地视察参观时，便对工艺品的花色、品种、设计，工艺人员的报酬、公私合营后销售不畅等提出批评。1957年4月19日，参观南京云锦丝织合作社后写道：“见各种土产品颜色配合大概嘈杂纷乱，不甚雅观。”4月24日，镇江参观剪纸室，当听到“省文联何燕明排挤之事情，甚为愤慨。后至绒衣合作社，也是花样太嘈杂庸俗”。此类批评在江南日记中时有，回到北京，恰逢进入反击右派进攻的前夜，但还是在会议说了出来，并且将日记中所记，专题报告国家外贸部、商业部等有关部门。

反右之后是个转折点。冰心在反右运动中虽未打成右派，她一家却是出了三个右派：吴文藻（丈夫）、吴平（儿子）、谢为楫（三弟），对她是个沉重打击。1959年河南日记，完全没有批评之声，不平之语，同行的许广平与她同睡一屋，随时告诫“向家中右派应坚持斗争帮助”（1959年3月22日），一路背着不轻的精神负担。以后的丰台（1959年）、邯郸（1959年）、湖北（1960年）、怀来（1960年），均为农村的参观访问，当时正处三年困难时期，农村萧条，但在冰心日记中，全无记载，在景点、山水、村庄、田间穿行，记下的是她目力所及并经过取舍的人与事、景与物，纵是如此，其中还是少有颂歌般、浮夸式的描写，可见她的日记还是有谨慎记录，不做拔高的原则，避免了公开文章与言论的通病，希望在内心保留某些“条款”，这大概也是经过反右

之后诸多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。六十年代初，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也较为自由，湛江日记（1961年）中，可以感受到那种放松与心悦。

但是好景不长，随着农村“四清”社教运动的展开，不少知识分子先是作为工作组参加社教，并在运动中接受阶级斗争教育。霸县日记便是记录到农村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的实况，此时，不是参观、不是视察，而是去接受教育，认识到贫下中农的革命性与先进性，知识分子要向他们看齐学习，以他们的思想与感情改造自己。1964年5月25日日记，讲到农村的阶级斗争，说“病在干部身上，根在敌人身上”，“政治形势好了，敌人路子越窄，进攻越疯狂，但有党的正确领导与人民的团结，政治形势是好的”。这日的日记最后写道：“晚，到一队张少卿二弟家与贫下中农座谈，真是听君一夕〔席〕话，胜读十年书……”这些话语当时写下去是真诚的。

“文革”前夜的1965年底，从江西的余江、南昌、井冈山，一路接受红色教育、接受农民文化的熏陶，以谦恭的姿态，虔诚地面对、真诚地检讨、沉痛地反思，密密麻麻写满一个日记本。在第一站余江县接受教育后的心得、差距计有六条，其中第一条便是：“为何贫下中农是依靠的对象，而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，因为没有翻身感，没有受到像他们那样的压迫，就不革命，不是革命知识分子。”（11月7日）在拜谒南昌八一纪念馆后，站在贺龙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叶挺、刘伯承等革命家的画像前，提出的问题极是严峻：“创业不易，革命的艰难，革命领导人与我们是世纪同龄人，他们革命时，我们在做什么？”（11月12日）这个提问，不是冰心一个人，在参观团中那些大知识分子中如惊雷滚过，一一被击中。冰心沉痛地悔过自己、立志自新：“想到这些革命领袖与烈士和我们大都是世纪同龄人，而他们那时在做什么，我们做什么？他们为革命受苦受难，为人民服务，而我们正为封建主义服务，为帝国主义服务，在我们思想改造的工作中，要如何

地痛恨自己的过去，脱胎换骨，以有限之生为无限的前途事业服务。”（11月17日）在行将结束“红色之旅”时，冰心的反思与文艺创作相联系：“认清文艺的方向……不和工农结合，我们的作品将都是废品，反过来还是有害的，就是引诱读者走上 Cap [资本主义] 的道路。我要走的是 Re [革命] 与生产，歌颂工农兵、歌颂 S [社会主义]，边结合边写，边写边改造。”小结中感受最深的则是如何学毛著：“学习他们学毛著的方法，有的放矢，对症下药。从毛著内取力量的源泉，来巩固自己的北来所受的冲激和震动。一面学习、一面找一切机会和劳动人民接近，来消灭知识分子 5 分钟的狂热。”要“带着问题学”，“要学他们带着阶级感情学”等等。

非常庆幸找到了几页 1966 年 8 月红色风暴日记，经过思想改造的冰心，面对汹涌的红色浪潮，被抄家打斗完全弄蒙，一片惊慌，“宗生、小妹都回家，大家谈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，尤其是我们这种家庭，必须彻底破旧立新。我们又买了红纸，重新写了林彪语录，我们把毛主席像挂在客室当中，两旁也贴上语录。”（1966 年 8 月 28 日）两天后写道：“晨，发作协党总支一信，请求：停发工资，我的定期存款（全部）以及出国衣装并收的礼物以及自己衣饰，都还给国家。”工资不要了，存款也上交，显示出冰心的惊慌与恐惧。之后日记中断，进入接受批斗，牛棚、干校劳动改造的阶段。所谓物极必反，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，清空了堆放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垃圾，还给了他们一个相对清静的精神空间与创造思维，这在冰心晚年八九十年代日记中得到清楚的显示。

（二）社会的纪实

残存的几页红色八月日记后，便无日记。但奇怪的是，她却留下了一部“家庭账本”。从 1968 年 5 月始，直到 1976 年“文革”结束，

除了两下湖北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多的时间（也有家人简单的代记），几乎是一天不落，具体而微、不厌其烦，记下了每一天每一笔的开支，油盐酱醋烟酒茶，鸡鸭鱼肉米面蛋，蔬菜、水果、咖啡、书报等等无一遗漏。开始怀疑是否吴文藻先生作为社会学所作的记录，但笔迹显示无疑出自冰心。这个账本一直延续到1983年，与晚年日记有时段重合，显示了家庭账本与日记的关联。我的推断是，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作家，既不能写作品、也不能记日记，那么，记记家庭开支，也算是满足了动笔欲望，且不犯忌。

因而，可以将家庭账本视为冰心日记的一部分、社会日常生活的记录。这种方式的“文革”日记，无论是作家还是平民，如此琐碎记录并完整保留下来，恐怕少有。

也许人们对“文革”的否定，多从政治立场出发，对于那一时期的经济，研究者寡，个中原因就有资料的问题，那时无经济指数的统计与公布，包括经济领域的各部门，也都卷入“文革”洪流之中，但中国的经济却依然运转，基本的依据是没有饿死人，没有因吃饭的原因而陷一城一池的混乱，“内战”皆出于派别派性之争，不是像赛珍珠《大地》所描述的地方派系军阀为圈地取得税收等经济大权而展开。“文革”十年，经济虽已到崩溃边缘，但毕竟没有崩溃，还能运行，保障了近十亿人的民生。家庭账本显示出了当时民生商品的种类（虽然那时不用“商品”、多用“供应”二字来表述，甚至将商品判定为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，但无论如何否认，却是丢不开商品属性的），还是比较齐全的。仅以1968年10月为例，涉及到的商品便达四十余种，其中有三轮车、蓝上衣、蓝裤、香烟、毛背心、套衫、菜、蛋、雪花膏、衬衣、月票、修鞋、药品、红糖、花生油、麻油、面粉、梨、红薯、小块煤、牛奶、盐、挂面、手纸、巧克力、水果糖、蛋糕、煤饼、酒、《红旗》、报纸、白糖、热水瓶、松紧带、白带、塑料被单、香皂、

洗衣粉、栗子、柿子、白薯、大米等。作为日常生计，这些品种可说能满足生存所需，衣食住行全有，但有两项必需品缺少，就是肉，猪肉或牛肉，还有鱼，不知是否计入了“菜”的大类之中？或者说，肉类与鱼类的供应紧张，甚至无供应。

商品的种类是一个方面，商品的价格又如何呢？蛋1斤，0.92；油1斤，0.85；肥皂2条，0.88；红糖，0.35；牛奶半月，1.86；红薯25斤，0.70；小块煤一百块，1.60；巧克力半斤，1.60；白糖两斤，1.76等等，这个月冰心一家开支总计124.80元，包括保姆工资10元。无法判断那时北京一般家庭能否承受这种消费，但以冰心文艺一级、吴文藻教授二级的工资收入，应该有余，甚至可以说物价低廉，且价格平稳。“文革”十年的账本中，这个价格基本持平。十年未加工资，物价也持平，并不符合经济规律，但保持平稳的物价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而当年的经济部门也都成了政治组织，又没有市场无形之手在起作用，这种现象，值得研究。

家庭账本记载了特殊年代与转型时代的日常生活，而冰心各个不同时期的日记，也都呈现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，比如还乡日记（福建）中对合作化运动记载，便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，提供了鲜活的素材。这次福建视察，冰心曾著《还乡杂记》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，从生活到作品，作者进行了提炼与概括，舍弃了不少鲜活的东西，日记中都保留下来了。还有1960年的湖北日记，记述作者到武钢参观，“只就烟囱而言，第一个烟囱[19]56年用六个月，最近一个只用111/2天了。看后，看炼铁炉口，圆圆的像几个红太阳并列……下午二时，出发看炼钢，钢水奔泻，出来很热，流入大钢锅里，久视有红云，锅面平的时候，仿佛有绿白块块，每炉有270吨（有华东工学院女生在学习改进工作，要吊起四百吨钢）。吊车吊起后，倾入柱[铸]模内，由火车运走。”炼钢的过程与劳动场景，近距离以纪实之笔进入

日记，承载着社会的意义。

（三）立此之存照

不用说，外出参观、访问、视察，每至一地，必然安排历史文化景点，而每到一个景点，冰心均有详细的记述，包括建筑、楹联、题字、花树等等。这与一些日记中只记“至×××一游”，信息量大得多了。江南之行，南京、镇江、扬州、无锡、苏州、上海等，景点甚多，游人也多，一般日记者不一定记详，而她心细笔快，多有详记。

晨，出发至宜兴，路之2/3沿太湖行，真是湖光万顷，很像日本海滨。九时半，至宜兴县，有周科长上车，同至善卷洞，有储烟水（储南强县长之女）引导，先至中洞，系狮象大场，形象极肖，上去为上洞，亦称云洞及暖洞，有云雾大场，有娲皇、盘古，池水最清，蝙蝠群飞，洞系储先生所布置，二年始成；转至下洞，亦称水洞，有九层池，并有松像（上洞有梅花，均系石钟乳），从水洞坐小舟，转三湾出来，水最深处有8.5尺，洞口有“豁然开朗”四字，上去有蝶亭，并有“碧鲜庵”，传系祝英台读书处。善卷寺倾颓已甚，石圆寺旁有英台阁，门内一联，曰：“结个茅庵留客住，开条大路与人行。”此寺玉林祖师曾召顺治来出家受戒，庆殿后有两石轮（万行门）记之甚详。去英台故宅，改建。看毕，上车至宜兴县吃饭，饭后有于才生科长带至鼎[丁]蜀镇看陶窑、龙窑，大者63对孔，孔孔可生火。回来已六时许。（1957年4月30日）

这是对宜兴善卷洞的描写。景点文化的记录，体现了女性作者的

细腻，可能还受到社会学、人类学家的先生吴文藻的影响，所记之景点，至今有的不存，有的改观，有的渗进诸多的包括经济等元素，冰心日记中的立此存照，无疑为今人更为后人定格了当年的情景。还乡日记中，有座龚家花园，“看环翠池馆等，本是北门后街，有名之龚家，传作〔做〕过广东布政财、政方面官员，花园布置甚雅。正院有楼，雕刻、窗花，无一相同，全楼无一根钉子。图书馆亭中有石多块，上有刻字，中本有池，已填。”并且补述，“花四照厅，亦宛转桥。”“大通楼十三间，图书室。”“百年无事但饮酒，五岳归来不看山。绿波照我又今日，红树笑人非少年。”（1955年11月22日）这里的记载与补述之建筑、之景物，除“四照厅”（即八角亭）、“宛转桥”外，其他均已不存，正院主楼早已拆除，作为私家图书馆的大通楼近年也建成了另一家酒店，更不用说柱上的诗句楹联了。这处福州重要的园林建筑、文化景象，现在仅保留在冰心日记之中了。

八十年代之后，因为行动不便，足不出户，文化的立此存照改变了形式。八九十年代，报刊、出版业繁荣，冰心每天都要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报刊与书籍，不仅大牌报刊，地区小报小刊，也都记录在案。此一文化景观，与“文革”时期形成了鲜明的比对。家庭账本中，别说赠送之报刊，就是订阅与购入，也仅极为有限的几种，《红旗》杂志，毛主席语录、选集等，使用的钱款额度，仅单项而言，还是最高的。不同时期的文化繁荣、昌盛与萧条、荒芜，都具体地记入了日记之中。

（四）不同的声音

八九十年代，冰心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成名的元老级作家，为扶持新人新作，时有发声发言，今日文坛上的一些“大咖”，都曾得到了她的扶持。这不仅因为她的资格老、德高望重，更因为她有敏锐的艺术感觉、有长久的艺术修炼，往往使得发言发声分量很重，对一个作